史拾載補

十一列傳 太史公

儒林列傳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續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龜策列傳
貨殖列傳
匈奴列傳
西南夷列傳
大宛列傳

列傳目 終

顏師古曰。功令篇名。若今之選舉令。

史拾載補 列傳

明 雲間陳子龍鑒
仁和吳弘基箋
錢塘劉掦熊較

儒林列傳 太史公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繇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陳仁錫曰。叙得淋漓肆盡于列侯提出魏文于天下獨尊齊魯是何等手眼。

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

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

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陳仁錫曰、孝文好刑名之言、未當

陳仁錫曰、史遷每事訕切當世、而表彰六經、孝武之勲、豈可泯哉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名公生其號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
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
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
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
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
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
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

鄧以讚曰。此即今條例等。然卻古質可玩。

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大約漢文多質。于質處每勝。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計吏也。偕、俱也。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

鄧以讚曰諸傳大畧從簡。亦只是小傳法。

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王常曰。六藝以経稱。始于礼記経解。再見于此。

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胥靡未隸貿賤之人。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王命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

鍾惺曰切骨之言

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

吳弘基曰、居官失節者、辱師背學矣。

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内史、夏寬至城陽内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内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内史、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陳仁錫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聖人已有明訓。何多此紛紛。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暴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直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楊愼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罵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

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家人、言僮隷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

吳弘基曰。公孫學問心術。固生看透。

韓生名嬰。韓太傅也。

賁音肥

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繇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陳仁錫曰：衛道若伏生，可謂苦心。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繇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

鍾惺曰、亦治經之弊

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
子都養兒寬家貧爲弟子造食也及時ゝ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
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以補廷尉史、是時張
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
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
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
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
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

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

蘇林曰以容爲禮之亡也

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官大夫
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戸滿意桓生單次皆
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
後能言禮爲容者繇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
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
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
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

相、廣川人孟何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
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鄧以讚曰。中神入胡毋江生。卷後歸仲舒。文一法。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

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倫之看他敘數千百年事畧無滲漏

鄧以讃曰史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然儒者之風春蠶作繭見物即成不虛哉

又曰經并分五家一人各分流派中間或詳或畧

敘得甚錯綜有致。

儒林列傳　終

陳仁錫曰詠嘆循良冷語寄意

循吏列傳 太史公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

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王維楨曰無他異跋
皆便民者聽之自治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
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
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
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北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按不豫賈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
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
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
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陳仁錫曰奢離二人傳事、未見爲循吏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按理、獄官也、

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楊慎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太史公曰叔孫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箋云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

不取。君護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鄧以讚曰、語似諸子。蓋別是一種小文字。以後語。

作嘆息。

鍾惺曰、循吏五人爲相者四焉、乃知黃霸爲丞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爲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可也。謂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循吏列傳終

陳仁錫曰。朝廷省刑罰。士大夫尚廉恥。即不覩酷吏之害矣。

酷吏列傳　太史公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

鄧以讚曰。論嚴酷。則詞激切。道寬大。則語和平。猛發而後收。妙之。

吳弘基曰。天資刻薄。而又學以刑名。故云術輔其資。

尹

唐順之曰。寸人行多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索隱曰。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

相類而敘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
卒入廁上目都〻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
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
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繇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
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唐順之曰畫出一幅彊人
吳弘基曰罪都處只止深矣以酷法處朴民尤是慘凡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茅坤曰匈奴亦畏酷吏奇畏其郅更奇

寧成寔作甯

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韋昭曰束濕薪言急也）滑賊

鍾惺曰作惡須有羽翼都與成臭味同惡寧受其所陵終不失驩一段結識精神亦不可及

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倪思曰成傳皆無事實空自形容欲盡得其爲人

陳子龍曰武帝即位吏尚循謹而縣首爲暴酷罪又等逢君上矣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繇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繇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繇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繇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

吳弘基曰。成都竟何益乎。柰何效者甚也。

斄音台。余有丁曰。于此見條侯之長者。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忮。堅忮也。文惡。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縣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縣棄市。自寧成周陽縣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縣等矣。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中都官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

鄧以讚曰湯傳最詳蓋此傳湯為魁
劉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得之非學力可至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

使無功業則劾鼠而已。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還秩皆曰上以爲能。詞旋而意深矣。

吳弘基曰。深竟二字。

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徐廣曰、周陽侯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

為有無限完怨。吳弘基曰。舍無食客。是廉倨妙詳。

鍾惺曰。太史揣摹湯蹤跡作用。誅心容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亦文中老吏。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使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

董份曰。美惡具見。故為實錄。

鄧以讃曰。湯此術自謂微巧。不謂史公乃能寫。

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

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

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

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

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

〻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

陳仁錫曰、其術祖弘。固宜爲所喜。

鍾惺曰俾得無端妙之

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

鍾惺曰、湯作酷吏○文學財貨征伐○上意所近○事〻逢迎○不獨法令而已○亦勞矣○

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幷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陳仁錫曰、述山數語。便是張湯罪案。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繇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王慎中曰、太史公從容敘及于田甲、而湯愈無所容矣、

楊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逼切可想、

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鄣謂塞上要險之地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

鄧以讃曰原湯所以敗收拾不遺他悉参會一一有條理絕似左傳

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变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

王維禎曰前云湯爲大夫七歲敗中云穷竟其事未奏未云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節者皆叙事起伏血脉

治他因導官師古曰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

鍾惺曰入三長史實然分解後詳至有餘力不礙正文

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強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

鍾惺曰、不謝、又詳驚、狡黠極矣。
[illegible]懷詐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

而欺誅快哉。又曰。湯死。始于滅宣。成于禹。ゝ其所兄事者也。天道巧甚。

吳弘基曰。其母欲表湯之薰耳。揔一巧詐

趙禹責湯湯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董份曰。非禹平也。乃後來益急。反名禹為平耳。

鍾惺曰。酷吏中禹稍平。以壽終。天道哉

姁音吁

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茅坤曰、寗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客形主也。

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索隱曰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唐順之曰。挿此一段最奇。先說寗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成。於先說郅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内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也。南陽吏氏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鄧以讚曰。以都較縱前極列暴惡乃獨留

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一廉字著尾處揚之且用短峭句振起大有勢。

吳弘基曰結得無謂而妙。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閹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

太史公每
向事張湯
意深至矣

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按此人即上十餘人）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此道不拾遺變文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索隱曰黎比也按漢書作邊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鍾惺曰、以此傳只當一過文。而捧王溫舒揚僕串落。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于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還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

溫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爲佚傳也

鉛音項

陳子龍曰酷吏無品無如此人

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畧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鉛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索隱曰焄猶薰

楊慎曰三矣疊無勢乃之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復中以下猾而大猾乃為用文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唐順之曰叙酷吏宛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

事皆詳。

又曰。溫舒猾酷。故受禍亦獨慘。

鍾惺曰。此一段寫酷吏結局。致驗極其詳。

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

至原委了然是太史胸中筆下透處、

鄧以讚曰、此本是尾。乃不置之篇末、頋插入此。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據事情空如此。

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

川者往〻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
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
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
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
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
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官事辨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也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字長孺

楊慎曰、相編即相埒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鄧以讚曰。新故大小遠近。俱插入有次第見章法。

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〻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

吳弘基曰以應始以貪終。酷吏中亦有賢者。不得一概抹殺張湯一輩。

金吾逐盜捕至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案陰陽謂向背）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足以爲戒方畧敎道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箋云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索隱曰觧脱謂脱鉗
鈦也○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于宗室故曰宗
家○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縣同
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師古曰傳謂傳
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
訊考問也鞫窮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索
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漢書音義曰、
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云、天子即位、
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
也、正義曰、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正
義曰絜令謂律令、古以板書之常昭曰、在板絜、師
古曰、絜、獄訟之要令、以爲後式○湯雖具文奏之、
而又口奏言、雖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
人、希恩宥、也○如淳曰、瘞埋藏于園陵以送死、○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師古曰、少蘊藉者、
無所含容○漢書音義曰、一捕、一切皆捕之也、私
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
同罪、縱麴相賂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
○徐廣曰、鷹鳥將擊必張羽毛、○漢書音義曰、武
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
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漢書音義曰、千夫若
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索隱

曰鈆受投書之器、不可、出、○徐廣曰格、一作落、
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漢書
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服虔云、沈匿不發覺
之法、○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
○文穎曰、邊失亡、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
所亡失、○漢書音義、曰用三尺竹簡、書法律、○徐
廣曰、減一作成、索隱曰、推謂推鞫之、而成獄○索
隱曰蝮鷙、言苛酷、比之一毒、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畧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内横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又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刺譏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間耳惟趙杜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伊家為墟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淩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

情○流血数里○若姦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
小群○輕佀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
太史公意也○
劉辰翁曰、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
温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甚于甯成○
杜周甚於温舒○皆横行逆見○而心術形勢○時事勝
敗○民俗情僞○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
湯○誰不能者○

楊慎曰、太史公謂張禹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

鍾惺、曰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命法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為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開漢之所得於酷吏者○則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寖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侯封之禽也。晁錯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繇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減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爲之悚然矣。

又曰。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

信堅深。況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愆乎。

陳仁錫曰、太史公敘酷吏。首郅都。則曰獨先嚴酷。次寧成則曰治效郅都。次溫舒則曰治酷于禹。次義縱則曰治效郅都。次尹齊則曰聲甚于寧成。次楊僕則曰治放尹齊。次杜周則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溫舒。節節血脈。聯絡回顧。

吳弘基曰、循吏五人。下不及秦漢。酷吏倍之。上不

及春秋○雖○古○今○政○治○寛○猛○之○運○或○有○然○者○而太史
感憤時事之情○亦已深矣○
又曰循酷二傳○史公若畧于循吏○而獨詳酷吏○総
欲以術輔資者○慎所擇戒耳○

酷吏列傳　終